

年味儿

于平

“过了大寒就是年，且喜人间大团圆。”不知怎的，这两句话就在唇齿间幽幽地浮了出来，那些遥远得几乎褪色的年味儿，却混合着母亲蒸笼里腾起的雾气，邻里喧腾的笑语，还有鞭炮脆生生的硫磺气息，一股脑儿地、热烘烘地涌到眼前来了。

一进了腊月，家里的空气便不同了。母亲是最早忙起来的那一个。她备的年货，头一桩总是黏豆包、黏火勺，还有馒头、花卷。特别是母亲蒸的馒头，讲究蒸得“开花”，模样是极大极喧腾的，可手一攥，便乖巧地缩成个鸡蛋大小。那雪白丰腴的团子上，总不忘嵌两颗深红的枣粒，像美人颊上的一点胭脂。我那时读小学二三年级，专爱挑那枣子吃，连带枣子底下被蜜汁润得红殷殷的一小块馒头皮，也小心翼翼地撕下来，送进嘴里。这“败家”的行径，总要惹来母亲半真半假的呵斥，她扬着手，眼里却满是笑。这些吃食，除了现吃的，余下的都要放到仓房一口深青色的大瓷缸里冻上，那缸，便成了我们整个正月坚实的指望。

蒸这些面食的前几日，母亲会早早地把黄米、糯米泡在阔口的水桶和瓷缸里。米粒喝饱了水，胖嘟嘟的，泛着象牙似的光泽。磨面的活是父亲和我的，推着吱呀作响的

独轮车，载着湿漉漉的米袋，去村里的碾坊。石碾子沉甸甸地转着，碾碎了米的形骸，却将那股子质朴的香气，碾得愈发浓烈，弥漫在冰冷的空气里。包黏火勺和黏豆包，是母亲和姐姐的专场。我也曾兴致勃勃地凑上去帮忙，结果面皮不是破了，便是厚薄不匀，豆馅也不安分地探出头来，弄得满手满脸黏糊糊的。姐姐总是又好气又好笑，用沾着面粉的手指轻轻点我的额角：“小祖宗，一边玩儿去罢！”我便得了赦令似的跑开，心里却还惦记着那甜丝丝的豆沙。

腊月里最热闹的场景莫过于杀年猪，简直是一场全村性的典礼。天刚蒙蒙亮，左邻右舍的叔伯便叼着烟卷，呵着白气，聚到我家院里来了。父亲忙着散烟，母亲端出盛着瓜子的粗瓷盘子。屋里顷刻便烟雾缭绕，人声鼎沸。女人们则扎着自家带来的围裙，拎着锃亮的菜刀，挤满了原本就不宽敞的厨房，说笑声像炸开了的豆子噼噼啪啪。猪的嚎叫声骤然在院中响起时，我因年纪小，被勒令坐在炕上，只能扒着冰凉的窗玻璃向外张望。那声音凄厉而短促，随即，便见一盆盆滚烫的热水浇上去，白茫茫的雾气轰然而起，将那黑色的躯体，渐渐氤氲成一片模糊的、温顺的白色……中午时分，那一大锅地道的杀猪菜炖得咕嘟作响，浓郁的酸菜香和肉香，霸道地钻进每个人的鼻孔。炕上、地下，挤挤挨挨坐

满了人，男人们划拳行令，喝得面膛赤红，声震屋瓦；女人们则拉着家常，嘴角眉梢都是笑。那种情谊，是滚烫的，浑然的，带着泥土的厚实与酒气的酣畅。

年脚愈近，父亲往镇上去得也愈勤。交通不便的年代，来回几十里山路，全凭一双脚板丈量。他总在天黑透时才顶着寒气回来，肩头、手里，是些能久存的宝贝：成捆的粉条，用厚草纸包着的干鱼，还有一小包橘红色的虾皮。鸡是自家养的，平时舍不得吃，总要挨到年根底下，才挑两三只最肥的宰了。小鸡炖蘑菇的香气，能缠缠绕绕，在记忆里香上整整一年。

我最盼的，还是鞭炮。父亲总要等到小年前一两天才买回来。那时的花样也简单，无非是成挂的“大地红”，敦实的“二踢脚”。父亲也会特意给我带几挂一百响的小鞭，几个“窜天猴”和“转碟”。我对这些宝贝是极吝啬的，总耐着性子将小鞭一个个拆下，宝贝似的揣在兜里。拿去炸雪堆，看洁白的雪沫纷飞；或是塞在空玻璃瓶里，听那一声闷响后，瓶子如何颤巍巍地立住，并不倒下。那简单的快乐，如今再也寻不回了。

如今，这一切都静下来了，像一幅泛黄的画，妥贴收在记忆的箱底。只在这样的午后，当阳光斜斜地切过日历最后那几页单薄的纸边时，才被悄然开启，散发出陈旧而温暖的、永不消散的年的芬芳。

拜年

赵志奇

每到春节，微信圈里便开始活跃起来，各种祝福短信纷至沓来。

想起从前，大家拜年多是用手机短信，每个人编辑的一段文字，都是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字里行间都是实实在在的真诚。再往前追溯，便是BB机的年代，由传呼台负责转发拜年的讯息，字字简短却满是郑重。要是再往前推，便是亲自上门拜年走亲戚，提着点心匣子，踩着一路的烟火气，推门而入便是热热闹闹的寒暄，那时的年味，浓得化不开。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拜年的方式也悄然更迭。曾经的登门走访，渐渐演变成“空中拜年”，亲朋好友围坐一堂的热闹相聚，慢慢被一条条隔空传递的信息取代。更让人感慨的是，林立的钢筋水泥，早已悄悄隔绝了邻里间的温情，哪怕是對门的邻居，也多半只是点头之交，难得有几句热络的家常。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份热络的年味，似乎淡了几分。但幸好，还留有一丝温暖——那些平日里少有沟通的好友，会在这样的日子里，发来一句简单的贺词，轻轻唤醒沉睡的情谊，让我们知道，彼此还在对方的心里，从未走远。更难得的是，天南地北也能如近在咫尺，哪怕隔着千山万水，一条讯息，一声问候，便能瞬间拉近彼此的距离。

我总忍不住怀念儿时的新年，

那是一段被烟火气和人情味填满的时光。腊月里，家家户户便开始忙碌起来，扫尘、备年货，蒸笼里的黏豆包在氤氲热气里慢慢膨胀，甜香混着米面的醇厚，飘满了整条街巷。大人忙着张罗，孩子则揣着满心的欢喜，追着跑着，把新年的期待揉进每一声清脆的笑闹里。到了大年初一，天还未亮透，街巷里便响起了此起彼伏的脚步声和问候声。我们跟着长辈，提着精心准备的礼盒，挨家挨户拜年。推开一扇扇熟悉的家门，迎上的是一张张笑意盈盈的脸，热茶和糖果很快摆满了桌子，大人聊着一年的光景，说着家长里短，孩子则在院子里追逐嬉戏，兜里塞满了长辈给的压岁钱，那份快乐简单而纯粹。

那样的拜年，走的是路，暖的是心。我们能真切地看到对方眼角的笑意，感受到彼此紧握时手掌的温度，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都藏在一杯杯热茶里，藏在一句句叮嘱里。后来，手机短信取代了登门的脚步，我们开始对着屏幕敲下祝福的话语，虽然少了面对面的热络，但每一个字都是自己斟酌下过的心意，发给谁，发什么，都藏着一份专属的惦念。收到短信的人，会认真地读完，再仔仔细细地回复一句，一来一回间，情谊也未曾褪色。

可如今，微信群里的祝福刷屏而来，大同小异的文案，复制粘贴的问候，有时候甚至来不及细

看，便淹没在海量的信息里。我们不再费心琢磨字句，也很少会为某一个人专门写下一段心里话。似乎，拜年变成了一种形式，一种“完成任务”般的仪式。那些曾经的推杯换盏，变成了隔着屏幕的点赞；那些曾经的促膝长谈，变成了几句客套的寒暄。

我们总说时代变快了，快得让我们来不及停下脚步，好好地 and 亲友相聚。是啊，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我们被工作和琐事裹挟着，忙着赶路，忙着谋生，连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的时间都变得奢侈。登门拜年，更是成了一种奢望，于是，信息拜年成了最好的选择，简单、便捷，不用花费太多时间，却也能传递一份祝福。

即便如此，我依然心怀感激。那些平地里很少联系的朋友，那些散落在各地的亲戚，会在这样的日子里，发来一句新年快乐。或许只是简单的四个字，却足以让人心头一暖。那一瞬间，你会想起，原来在某个角落，还有人记挂着你。这份记挂，无关距离，无关时间，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深情厚谊。

年味或许淡了，但情谊从未走远。那些隔空传递的祝福，那些简单朴素的问候，就像冬日里的一缕阳光，温暖着我们的心房。时代在变，拜年的方式在变，但那份对亲友的惦念，对新年的期盼，从未改变。

新春，悄然叩门（外一首）

叶淑华

一枝雪梅，傲然的
泼出墨香的辽阔
天地间
一场肃穆的邂逅
正悄悄将这场浩瀚的花事
温婉，虚构

霜花，一路娇羞着
虔诚地开合
数九
挤在窗棂上，笑呵呵挥手
温柔地爱抚，家的温度
让撒娇的小水珠
尽情跳舞

光影，瘦长了许多
在北墙的边缘
缓缓游走
举杯，围炉
女儿还未归
新春，已悄然叩门……

琼花挂在除夕夜的枝丫

小小的六角凌花
着一袭圣洁的银纱
扬着上翘的嘴角
悄悄地，自遥远的天穹出发
只一夜
就把山河妆点成
素雅的童话

它汲取四季精华
一朵拥着一朵
在黑土地上扎根发芽
把最迷人的舞姿
在飞舞的婀娜中
袅袅升华

掏几朵琼花
和大红灯笼一起
美美地悬挂在
除夕夜的枝丫……

装满回味的黏豆包（外一首）

贾林森

大雪落下时
脚印里会踩出一行集市
冻梨、冻柿子、冻海带鱼
还有金黄的黏豆包
一起笑迎雪花的目光

目光下，母亲会把自己
对生活的热爱
包进糯米面的心窝里
黏黏的，裹紧一份香甜
有对儿女的爱
有对收成的满足

后来母亲告诉我
指尖上的年
是团团圆圆

有生命气息的村庄

父亲每天清晨依然默默地
清扫他的春夏秋冬
今天的院子
有雪花
有爆竹开出的梅花

扫帚轻点过后的雪地
多像画在白纸上枝条
一簇簇的
化装着小院

我把快乐踩成一个一个圆
辉映晨光
村庄一下就醒了

杀年猪

李秀军

一进入腊月，在老屯，杀年猪迎春节可就是头等的大事了。

这民俗在老家已经延续一百多年了。据了解它是清中晚期中原农民进入东北后带入的，经过和本地民族文化的融合扬弃，更彰显出其强大的生命张力。带着和美的生活，透着浓浓的乡情，老屯通过这种方式，不但一年一度亲朋好友能聚在一起，唠唠家常、说说国内外大小事，祈盼来年风调雨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还像过年一样相互祝愿身体健康，十分热闹。

大姐家杀年猪，我年年必到。今年宰了两头400多斤重的大肥猪，各个都象小牛犊一样壮。嘎嘎冷的大冬天，累得老屯几个收拾猪的壮汉满头大汗。白条猪放在铁制案板上，压得吱吱作响。大外甥海明和那几个壮汉喊着号卸肉；外甥女丽霞、丽娜和左邻右舍的姐妹有说有笑，忙活着切酸菜，帮忙灌血肠。

蒜泥捣好了，五花三层的猪肉和血肠煮好了，老酒也烫好了。今年每桌十道菜，十个人，寓

意“十全十美”。这菜肴荤素搭配色味香俱全，是大姐家的“满汉全席”了。老屯杀年猪，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杀猪匠和他的助手同坐一桌，而且桌上还多了一道菜，那就是猪头。

菜上齐了，酒斟满了，大姐夫招呼大家开席。这时，外甥姑爷孙大庆从八面乡赶过来，一辆崭新的奥迪A6停在大门口，小外女眼睛尖，嘴里嚷嚷这“西瓜王”真厉害，两年就又换新车了。一杯洒下肚，老字辈的话匣子便打开了。大外甥挨桌敬酒，并悄悄地告诉我：“这辈子老人是不喝酒没啥话，只见小酒刷刷下。老屯人喝酒是一两挺得劲儿、二两唠旧事儿、三两唱小曲儿，四两攀大辈儿。”果然，老爷们儿扯起了旧话，骑驴跑山、领狗撵兔子……这时人人都似乎年轻了。

夜深了，喝透了酩酊唠完了庄稼唠的人们渐渐地散去了。人们互相打着招呼，几户明天要杀猪的乡亲邀着人们去家中做客。

明天，老屯又将是一个浓香飘逸的日子！